

世界电影小说集



冯 由 礼 编

本集责任编辑：李 沛 袁 如

世界电影小说集 5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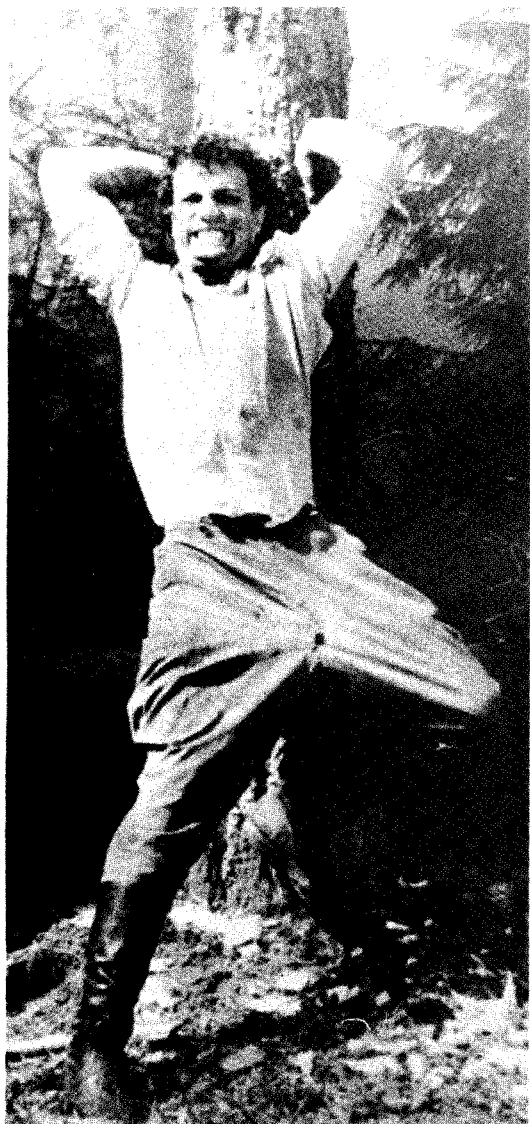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8 $\frac{1}{2}$ 插页：4 字数165,000

1983年7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0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19

定价：0.86 元



《共产党员》

《雁南飞》



《穆赛特》



《浮草日记》



《野草莓》

《暈眩》



目 次

雁南飞·····	许玉 瑗 (1)
共产党员·····	陈宝光 (20)
主席·····	邵 焱 (43)
人与兽·····	余 航 (62)
野草莓·····	伍菡卿 (84)
穆赛特·····	石 泉 (99)
狼·····	冯 容 (115)
正 午·····	方 夕 (135)
浮草日记·····	夏 吉 (161)
恢复了名字的人·····	晓 辰 (178)
旧恨新仇·····	晓 珍 (192)
港城春梦·····	孝 修 王 复 (209)
人与狼·····	雷 霆 (225)
眩 晕·····	张奉奎 (242)

雁 南 飞

(Летят журавли)

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 (1957年)

据 В·罗佐夫的舞台剧《永生的人》改编

编 剧：В·罗佐夫

导 演：М·卡拉托卓夫

摄 影：С·乌鲁谢夫斯基

主要演员：Т·萨莫依洛娃 (饰薇罗尼卡)

А·巴塔洛夫 (饰鲍里斯)

В·密尔库里也夫 (饰费道尔)

А·施沃林 (饰马尔克)

黎明前，莫斯科河面上薄雾濛濛，河水缓缓流淌。薇罗尼卡和鲍里斯象一切相爱的人们那样，手挽着手，漫无目的地沿着堤岸走着。

一群大雁从容而又庄重地在空中掠过，飞向远方。薇罗尼卡目送着远去的雁群，轻轻念道：“大雁飞上天，一队小飞

船……” 不知不觉地沉入了幻想。这时，一辆洒水车从身后驶来，刹那间，把薇罗尼卡和鲍里斯从头到脚淋了个透。这对爱人有点张皇失措，鲍里斯脱下上衣，披在姑娘的身上。斯巴斯克塔上的大钟敲了四下，沉睡的莫斯科城已披上了一层绯红的霞光。

在薇罗尼卡家门口，两个人不得不分手了。鲍里斯轻声问道：“下一次什么时候？”“星期四，还在堤岸上。”“噢，要等那么久啊，小松鼠！”鲍里斯正说着，突然传来一声狗叫，两个人立刻奔向两处：薇罗尼卡跑上楼梯，鲍里斯则向楼下奔去。狗不叫了。鲍里斯又飞也似的跑上去追薇罗尼卡，气喘吁吁地尽量压低声音：“星期四几点啊？”他的小松鼠站在楼梯栏杆旁边，探出她那张俏皮的笑脸，伸着五个手指——五点钟。

鲍里斯回到家，脱下皮鞋，蹑起脚尖向自己房间走去。他突然感到谁的目光在盯着他，忙转过身，见是奶奶。鲍里斯笑了笑，问道：“您怎么还不睡觉？”奶奶一面系着围裙，一面盯着他说：“我已经起来了，鲍里亚^①。”鲍里斯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忙走进自己的卧室，绕过堂兄马尔克的床，满心舒畅地伸了个懒腰，倒在床上。

翌晨，全家人围着餐桌，奶奶切着星期天蛋糕。突然，无线电里响起了解说员庄严的声音；街上立即传来嘈杂的人声，马尔克惊慌地喊道：“打仗了？！”

星期四傍晚，斜阳的余晖在克里米亚桥下的水面上跳跃。薇罗尼卡站在桥上等待着。马尔克快步跑来，说：“鲍里亚不

^① 这是鲍里斯的爱称。

能来了，他整日整夜都呆在厂里。唉，这是战时啊……”喘了喘气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我想专为你办一个钢琴演奏会……”薇罗尼卡一心想着自己的事，神思恍惚地问：“他会被征入伍么？”“不知道，大概不会吧，优秀的人总不会……”马尔克说着，好象无意地把手放在薇罗尼卡的手上，可是她立刻注意到了这个“无意”的举动，把手抽出来，走开了。

柔和的灯光洒在薇罗尼卡的房间里。她转着圈子，低声唱道：“大雁飞上天，一队小飞船……”突然，她又变得严肃起来，痴情地看着鲍里斯的眼睛，问道：“会征你去参军吗？”“当然会。”“不，会把你留下的。我知道，聪明能干的人都会留下来……”“依你这么说，”鲍里斯笑了笑，“只有傻瓜才去打仗？”薇罗尼卡着恼了，她跑到窗前用纱帘遮住了自己的脸。鲍里斯跟过来：“我要好好跟你谈谈，薇罗尼卡。”“又是薇罗尼卡，”她娇嗔地撩开窗纱，露出那双褐色的、明亮的眼睛，“叫我什么？”鲍里斯神思飘忽不定地说：“噢，小松鼠。小松鼠，你听我说……”可是薇罗尼卡不愿意听，她跳上去搂住鲍里斯的脖子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明天你送我什么礼物？”鲍里斯微笑了：“秘密。”薇罗尼卡伏在他胸前，神往地说：“你最好送我一个能够留作永久纪念的东西，一直到老也忘不了的……”鲍里斯低头望着他心爱的姑娘，目光又温柔，又忧郁。“结婚的时候，”姑娘渴望地说，“我要穿一件白纱的礼服，头上戴着香橙花环，披着长长的头纱……”“好极了。”鲍里斯轻轻吻着薇罗尼卡的鼻子尖，语气却不很坚决，似乎有点儿心不在焉。

这时，斯捷潘闯进房间，一看到搂在一起的这对恋人，他为难地愣在门口。薇罗尼卡仔细地打量着鲍里斯和斯捷潘



“小松鼠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严肃的脸，仿佛猜到了什么。鲍里斯低下了头，轻声说：“通知单来了。”斯捷潘加上一句：“我们俩都是自愿的。”薇罗尼卡茫然四顾；“等等，你自己？那我呢，我可怎么办呢？”鲍里斯捧起她的头，柔声说：“小松鼠，我本来不想告诉你，因为明天是你的生日。可你看，我这就得走了……”他垂下双手，转身向门口走去，又回过头装出一个微笑：“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，以后咱们要一起生活到一百岁……好了，咱们还有时间告别的……”薇罗尼卡仿佛是僵在房门中间了，湿润的眼睛茫然地望着鲍里斯远去的背影。

鲍里斯在家准备行装。他一次次向门口回顾着，谛听着电铃的响声。他在期待着薇罗尼卡的到来。他拿过一包东西，

又伏在桌上写着什么，对身边的奶奶说：“我有件事求您，等等，马上就好。”说着，打开纸包，里边是只精美的长毛绒小松鼠，鲍里斯将小松鼠挎着的小篮里的金色坚果倒出，将写好的纸条叠好放在篮底，又将坚果装好，系上绸带。“您明天一早将这个送给她，明天是她的生日。”鲍里斯灰色的眼睛里流露出忧郁，“以后，她如果碰到什么困难，您一定要设法帮助她……”他又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，珍爱地捧在手心，薇罗尼卡正顽皮地向着自己微笑。

心焦如焚的薇罗尼卡抱着饼干和糖果向鲍里斯家跑来，但一眼望不到头的坦克车队在马路上行驶，交通堵塞了。等她赶到鲍里斯家中，迎接她的只有带着泪痕的奶奶。她接过奶奶递过来的小松鼠，但怎么也找不到鲍里斯留下的字条。“大概，他忙得忘了。”奶奶说。薇罗尼卡抱起松鼠，连“再见”也没有顾得上说，就飞快地向志愿军集合处——学校跑去。

学校周围种着小树，围着漂亮的铁栅栏。送行的人都站在栅栏外，人群中飘来手风琴悠扬的乐曲。鲍里斯和父亲费道尔，姐姐伊丽娜隔着栅栏谈着话，眼睛却四下张望着，希望在拥挤的人群中发现薇罗尼卡的身影。

这时，薇罗尼卡头发蓬散地跑来，她拚命想挤过来，可是遇到了困难，待她好不容易挤到栅栏前边，志愿军已经集合了。

学校的门开了，送行的人潮水似的向门口涌去，有的哭，有的喊，帽子和手帕在头上挥动。薇罗尼卡尽力挥动着右臂，向前挤着，眼里充满泪水，在这片人潮中，她的头时而浮现，时而沉没。

鲍里斯在队伍中走着，他已经不再向两边张望了，脸色严峻而又专注。

薇罗尼卡绝望地在人群中挤着。这时，她扶着一个人的肩头，仿佛终于看到了鲍里斯，她大声呼唤着，猛地将饼干和糖果向他扔去。盒子掉在地上，摔散了，走过的人们在上面踩过去……

地下铁道里。薇罗尼卡紧紧抱着背包，坐在一个圆柱旁边。听得见外面远远近近暗闷的轰炸声……终于听到了广播员回声很响的声音：“空袭警报解除！”人们纷纷站起来，一切都好象恢复了生机。

薇罗尼卡提着背包向家里走去，她惦记着呆在房里不肯出来躲避的父亲和母亲。忽然响起了救火车警笛的怪叫声，她向汽车行驶的方向望了一眼，立刻警觉起来，跟在救火车后面飞跑着。

薇罗尼卡居住的那幢楼房变成了断壁颓垣，还在冒烟，救火员正忙着打开水龙带，准备灭火。薇罗尼卡疯了似的冲进还在燃烧的楼房，跑上被炸坏的楼梯，在弥漫的烟尘中，她的身影时隐时现。下面传来救火员的喊声。一块燃烧着的梁木塌下来，贴着薇罗尼卡的头掠过，可是她连这个也没注意到，还是一个劲儿地往上跑。

薇罗尼卡打开房门。门里是个空荡荡的大深坑，右边，幸存的一面墙壁上奇迹般地挂着一个钟，钟摆还在均匀地摇动着……

一个救火员跑到薇罗尼卡身旁，把她从塌陷的深坑边缘拉开。“你疯啦！”救火员责备道。但当他看到薇罗尼卡的脸，

看到了她那一对发愣的、痴呆的眼睛时，他立刻低声说：“请原谅！”



薇罗尼卡打开房门

鲍里斯家里。薇罗尼卡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她满脸烟油，一只衣袖撕破了，头发蓬乱不堪。她呆呆地望着面前。费道尔、奶奶、伊丽娜和马尔克围在她身旁。费道尔说：“你就永远和我们住在一起吧。”薇罗尼卡听着，眼里一点表情也没有。“鲍里亚的床空着，马尔克可以住到他舅舅房里。”奶奶说着，轻轻搀起薇罗尼卡。费道尔把马尔克叫到一边轻轻说：“她在我们家，应该多照顾她一下，遗憾的是，我和伊丽娜日夜都在医院里……”“放心吧，费佳舅舅。”马尔克应道。

自动电话亭里。玻璃上流着冰冷的，一丝一丝的秋雨，

秋风卷落的枯叶不断地贴到湿漉漉的玻璃上。薇罗尼卡正对着话筒询问：“工厂吗？对不起，鲍里斯·波罗兹金有没有消息？……”最后，她失望地慢慢放下话筒。

这天夜里，薇罗尼卡缩在一张又深又软的安乐椅上，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地面。马尔克坐在钢琴前，停住了手指，说：“要不是这该死的战争，我就可以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为你演奏了……”从挂着厚重的帘幕的窗外，传来了警报的嘶叫声，马尔克一下子跳起来，说：“咱们到地下铁道去。”薇罗尼卡却冷冷地说：“我不去。”马尔克走过来摇晃着她的肩膀，想让她从毫不在乎的、漠不关心的状态中清醒过来。可是薇罗尼卡却喊了起来：“我不去！我不去！”马尔克开始快步在房中走来走去，然后突然转身走到钢琴前，猛地打开盖子，响亮地弹奏起来，他想用琴声压过警报的汽笛声，压下自己心中的恐惧。薇罗尼卡仍是呆呆的、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。

街上响起了爆炸声。窗玻璃被震碎，唏哩哗啦掉了一地，窗帘飘卷起来，灯熄灭了。室内一片漆黑，只有高射炮发射时的火光时而划破屋中的黑暗。又是一阵强烈的轰炸。枝型挂灯开始摇动，墙上出现了裂缝，薇罗尼卡和马尔克本能地、不由自主地扑到了一起，薇罗尼卡把脸藏在他的怀里。马尔克突然捧住她的头，把她的脸转向自己，强烈地吻她的嘴唇。薇罗尼卡两眼露出惶惑和愤怒的神情，双手用力推开他，向门外跑去。马尔克疯了似的赶上去，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把她粗暴地拉进房里，马尔克一面不住声地说着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！”一面向她扑过来。薇罗尼卡用双手抽打马尔克的脸，最后，她瘫软下来，闭上了眼睛。马尔克把失去知觉的薇罗尼卡抱了起来，踩着碎玻璃走进卧室。

薇罗尼卡的头无力地低垂着，她慢慢睁开眼睛，可是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恍惚听见碎玻璃的断裂声。

一双双穿着士兵皮靴的脚在又粘又深的泥泞中走着。鲍里斯和斯捷潘抬着一副担架。他们须发蓬生，肮脏不堪。他们被包围了。指挥员快步走来，命令道：“鲍里斯，派你去侦察，要摸清楚，从哪里最容易突围！”鲍里斯立正应道：“是！”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薇罗尼卡的照片，把它交给斯捷潘。斯捷潘将照片藏到胸前的衣袋里。鲍里斯压低声音嘱咐说：“你可别弄丢了！”

在波罗兹金家里。餐桌旁坐着费道尔、奶奶和伊丽娜，桌子的另一头，并排坐着马尔克和薇罗尼卡。都在喝茶。室内寂静无声。大家都显得不自然，谁也不想理谁。

薇罗尼卡直直地坐着，咬着嘴唇，脸色灰白。马尔克感觉到了困窘，他呛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们就要结婚了，费佳舅舅。”伊丽娜猛地站起，把手里的餐刀向桌上一扔。刀子当啷一声掉到地板上，她转身走出了房间。

房间里沉闷的气氛使人透不过气来。薇罗尼卡仍是僵直地坐着，眼里含满了泪水。

在浸满秋雨的泥泞的田野上，鲍里斯把身子弯得低低地向前跑着。附近有炮弹的爆炸声和机枪扫射声。突然，近处响起了一声刺耳的枪声。鲍里斯的身子猛地一扭，头向上仰起，两眼充满了惶惑的神情，直瞪瞪地望着天空。鲍里斯的头还是仰着，身子向后退去，一直退到一棵白桦树上。他目

光凝滞，抓住白桦树干，慢慢地顺着树干向地上滑下来，最后，直挺挺地仰身倒在一个注满冷雨的大水洼里……

薇罗尼卡随波罗兹金全家疏散到西伯利亚，与费道尔、伊丽娜一同在第四后方医院工作。她端着一铝锅削好皮的土豆走进房间，头发斑白的女房东安娜，正在沙发上织毛线。

薇罗尼卡放下土豆，突然把脸贴在玻璃窗上：“来了……”安娜抬头，隔窗望见女邮递员走进了院子。薇罗尼卡飞快地走了出去，用一双恳求的眼睛望着邮递员。邮递员向她问候过，然后轻轻地，好象不愿意让她伤心似地说：“没有您的。”

薇罗尼卡走回房里，身体蹒跚着，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：“我的一切都完了。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……”“把过去忘掉吧，”安娜劝道，“不能为了过错使自己痛苦一辈子啊。”薇罗尼卡突然提高了声音，喊似的说：“应当，要一直到死！您是位聪明人，请您告诉我，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她痛苦地跪在地板上，两眼满是泪水。

这时，外面传来马尔克响亮的声音：“契尔诺夫来过了吗？”他穿着漂亮的高领厚毛衣，兴致勃勃地跨进门来。“唔，我真饿坏了！”他走到桌旁，拿起一杯牛奶就喝。“老是契尔诺夫，我讨厌他！”薇罗尼卡擦干眼泪，冷冷地说。马尔克停住不吃了，用甜腻腻的嗓音说：“亲爱的，你老是神经过敏，对什么都不顺眼。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呢？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？”他两手伸向她，可是薇罗尼卡把他的手推了回去：“最好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你！”马尔克吃了一惊，呆呆地望着披上衣服走出房门的薇罗尼卡。

医院里，费道尔和伊丽娜走出手术室，摘下口罩。薇罗